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推

た た た た た た た た た た た た た た た

み み み み み み み み み み み み み み み

市井文化

在文学艺术，

甚至在衣食、住、行、

园林布置、居室装修、言谈举止、

应对进退等方面。

都有所谓雅俗之分……



雅俗文化书系

中国经济出版社

G122

3

1161

0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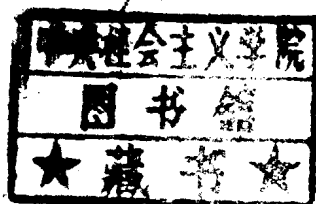
200176362

雅俗文化書系

市井文化

蒋和宝 俞家栋 编著

D163/10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井文化/蒋和宝,俞家栋编著.-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3

(雅俗文化书系/严平主编)

ISBN 7-5017-3260-4

I. 市… II. ①蒋… ②俞… III. 贫穷-文化-专题研究-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0247 号

责任编辑:王燕群 (8353180)

装帧设计:曹 春

图片摄影:刘建初

市 井 文 化

蒋和宝 俞家栋 编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雍和图书文化服务中心激光照排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6.375印张 120千字

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

ISBN 7-5017-3260-4/Z·472 定价:6.6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题 字：赵朴初

名誉顾问：季羨林

主 编：严 平

主 审：韩天雨

编 委：王燕群 王岳川 朱正琳

欧阳胜 韩忠本 高 毅

何 云 唐师曾 袁 满

黄盛华 张 方 邓安庆

魏 民

总 序

在中国，在文学艺术，包括音乐、绘画、书法、舞蹈、歌唱等等方面，甚至在衣、食、住、行，园林布置，居室装修，言谈举止，应对进退等方面，都有所谓雅俗之分。

什么叫“雅”？什么叫“俗”？大家一听就明白，但可惜的是，一问就糊涂。用简明扼要的语句，来说明二者间的差别，还真不容易。我想借用当今国际上流行的模糊学的概念说，雅俗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决非楚河汉界，畛域分明。

说雅说俗，好像隐含着一种评价。雅，好像是高一等的，所谓“阳春白雪”者就是。俗，好像是低一等的，所谓“下里巴人”者就是。然而高一等的“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而低一等的“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究竟是谁高谁低呢？评价用什么来做标准呢？

目前，我国的文学界和艺术界正在起劲地张扬严肃文学和严肃音乐与歌唱，而对它们的对立面俗文学和流行音乐与歌唱则不免有点贬意。这种努力是未可厚非的，是有其意义

的。俗文学和流行的音乐与歌唱中确实有一些内容不健康的东西。但是其中也确实有一些能对读者和听众提供美的享受的东西，不能一笔抹煞，一棍子打死。

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严肃的文学和音乐歌唱，还是俗文学和流行音乐与歌唱，所谓雅与俗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只能是：能在美的享受中，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人们的心灵，健全人们的心理素质，促使人们向前看，向上看，向未来看，让人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类，愿意为实现人类的大同之域的理想而尽上自己的力量。

我想，我们这一套书系的目的就是这样，故乐而为之序。

季 彥 林

1994年6月22日

目 录

序：社会万花筒	(1)
一、源流篇	(4)
1. 市井的形成与演变	(4)
(1) 市井的起源	(4)
(2) 汉唐之市	(8)
(3) 宋代以降的市井	(13)
2. 市民阶层的盛衰荣辱	(18)
(1) 早岁的绝响	(19)
(2) 屈辱的境地	(23)
(3) 挡不住的洪流	(29)
二、心态篇	(37)
1. 参与和回避	(37)
2. 在“义”与“利”之间	(45)
3. 真情与相知	(52)
4. 众神的承祀	(60)
三、治生篇	(68)
1. 形形色色的销售术	(68)
2. 技艺的秘传	(75)
3. 生产的各结其帮	(79)
4. 对权贵的依附	(85)

四、消闲篇	(92)
1. 无所用心，故乐	(93)
2. 百日之劳，一日之乐	(101)
3. 庙会：与神同乐	(109)
4.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15)
5. 忙里偷闲，苦中寻乐	(122)
五、文艺篇	(132)
1. 寻踪探源	(132)
2. 题材扫描	(140)
(1) 爱情婚姻	(141)
(2) 政治历史	(143)
(3) 武侠公案	(145)
(4) 神魔妖怪	(147)
(5) 世情劝谕	(148)
3. 市井文艺的特征	(151)
六、浊流篇	(162)
1. 骗讹打抢说流氓	(162)
2. 逍遥自在做乞丐	(169)
3. 艳帜高张道妓女	(174)
4. 月黑风高话窃贼	(181)
5. 巧舌如簧众术士	(184)
结语：市井文化之管见	(190)
后记	

序：社会万花筒

什么叫市井文化？其内涵与外延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向一位著名的教授请教，不料，得到的回答是：“市井文化是一个伪概念！”我不禁愕然。

教授的理由很简单：一、“文化”概念的不确定性；二、市井生活的无限庞杂。

诚然，关于文化的含义，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历史学家理解的文化不同于哲学家的；文学家的文化又不同于人类学家的。据有人统计，全世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一百多种。然而，尽管对文化的理解各有歧异，但至少没有人会否认文化的存在。正如各学科对“人”的定义其说不一，并不能据此以为人就不存在一样。

在这里，笔者关于文化的定义，采用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家钟敬文先生《话说民间文化》中的说法：“凡人类（具体点说，是各民族、各部落乃至各民族）在经营社会生活过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为地创造、传承和享用的东西，大都属于文化范围。它既有物质的东西（如衣、食、住、工具及一切器物），也有精神的东西（如语言、文学、艺术、道德、哲学、宗教、风俗等）。当然还有那些为取得生活物资的活动（如打猎、农耕、匠作等）和为延续人种而存在

的家族结构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也就是说，人类为了生存发展，结成一定社会关系，进行种种有社会意义的创造活动，这些活动的方式、过程及成果的整合，就是文化。

至于市井文化，自然与生活于市井中的市民阶层有关。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市井，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探讨的艰难。市井生活极其庞杂，首先，这里五方交汇，八面来风，众生百态，形形色色。落魄的士子、横行的纨绔、不幸的妓女、贪财的龟鸶、当下人的工匠、做经纪的商人、害人的庸医、流浪的艺人、骗钱的术士、好色的和尚、穿街走巷的小贩、寻衅厮闹的无赖、狗仗人势的衙役以及巧舌如簧的媒婆，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在这里，商人孜孜谋利，织户辛勤经营；贪官爱财枉法，盗贼打劫行凶；婆媳邻里争斗，乞丐结群斗殴……。这个变幻万千的社会万花筒，折射出市井生活的斑斓多彩、光怪陆离。

其次，“市井”一词有一演变的过程。它原指商业贸易之所，转而成为街市的代称。后来随着城镇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队伍的扩大，“市井”一词又逐渐与城镇合二为一。这种不同时期其含义的演化，给研究增添了很大难度。

第三，目前国内对市井文化的研究仍是一个薄弱环节。茫茫书海中要寻找几本论述中国市民问题的专著难乎其难，好的单篇论文也不多见，即使有些涉及市民问题视野也比较狭窄，研究方法趋于单一，因此我们不得不大量借用作为市井文化间接体现的市民文艺资料。

然而，尽管市井文艺在不同时代盛衰不一，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层面，并不能改变封建性实质。市民阶层内部差异虽也无比庞杂，但作为一个阶层，也总有许多共通之

处。首先，就社会地位而言，无论富商大贾，或是流民力夫，最终都摆不脱“市井小民”的蔑称。其次，就其生存方式而言，或以资为生，或以艺为生，或以力为生，尽管有这些差别，其所处的生存环境是同一的，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种生存环境的同一，使他们在许多方面诸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宗教信仰等方面容易趋于一致。再次，就其文化层而言，除部分士子外，大部分人文化修养都不高，甚至许多人目不识丁。这使得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如出一辙。

市民阶层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市井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存在的，并且相异于其他文化。

如果说，唯我独尊、专制残暴、华贵肃穆、穷奢极欲是宫廷文化的特征；尊经重礼、经世致用、风雅清高、博学多才士林文化的特征；勤俭纯朴、重土求安、顺应自然、崇尚传统是乡土文化的特征，那么，市井文化到底有些什么特征呢？

一、源流篇

市井文化的形成显然是以市井的形成与扩大作为前提的，没有市井的形成与扩大，市民阶层难以成为独立的文化群体，市井文化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那么，什么是市井呢？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它与我们今天所居住的城市是什么关系？它的形成与发展又有什么规律？

下面，我们来逐一探讨。

1. 市井的形成与演变

(1) 市井的起源

在我们探讨“市井”这个名称前，我们先来谈“市”。古人的“市”显然不同于我们今天的市，今天，“市”这一名称指的是一种行政单位，即工商业、文化科技与交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如北京市、上海市等。当然今天的“市”，还有另一种含义，即集中做买卖的地方，如夜市、书市、茶市、鸟市等等，这种含义却是与古人相同的。“市”者，据许慎《说文解字》释：“买卖之所也。”

我国最早的市出现于何时，实在难以定论，但至少是出

现于城市产生以前。《吕氏春秋·审分览·勿躬》中有“祝融作市”的说法，然而祝融是何许人又是一个无稽可考的事，《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说是发明医药和农业的神农氏，然而神农氏又系传说中人物。据说神农氏（或者祝融）“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①创制了商品交换市场。这说明早期的市不仅受时间的限制，而且连固定的商业店铺也没有，而只是某个约定俗成的点，人们带着物品在日中时来到市上，在日落以前交易完毕，这颇似我们今天某些地方的“赶集”和“趁墟”，（所谓“墟”是说它满时少虚时多）但不管怎样，作为贸易场所的“市”的形成，肯定是以工商业尤其是商业的发展为前提的。由于人类史上社会分工的出现，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固定或稳定地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区域才成为必要和可能，“市”及与之相关的其它具有特定意义的区域也就应运而生。

据考古材料证明：远在新石器时期，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中国原始村落中已有固定的手工业区域。距今七千多年的磁山文化遗址和稍后的仰韶文化遗址，其村落布局非常定型，一般分为居住区、烧陶窑场和墓地等部分，烧陶窑场一般置于村落的边缘。至于西安半坡遗址竟有烧陶窑场六座之多，这反映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原始手工业已有了长足进步。而原始村落布局的区域定型，一方面为城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为“市井”的形成开了先河。

随着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出现了早期的城市。奴隶主为维持其统治地位，不仅需要庞大的政治机构，还需要庞大的

① 《易经·系辞下》

军队，以及为他们生活、游乐服务的大批家奴和工商业奴隶，于是城市里出现了宫殿、庙堂、军营、手工业作坊以及商业活动场所。这样的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军事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而且，为了奴隶主活动的安全，宫殿周围和整个城市周围还筑起了墙。“城”的本来含义，即指这种防御用的墙垣，围绕宫殿的墙称“城”，围绕整个城市的墙称“郭”，至于市，则是指城内做买卖的特定场所。可见，城与市本有着严格的区别，至于合为“城市”一词则是在很晚以后的事。

至于夏和殷商的城中之市形制如何，目前尚难考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殷商的商业贸易很兴盛，史书上称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①一般认为，“商人”之称，即来源于商代商品交换的发展。殷墟考古发掘的许多遗物均非当地所产，如玉石、大龟、海贝等，可为确凿证据。再如助周灭纣的姜子牙在渭水垂钓遇文王之前，曾混迹于朝歌的市场上卖鸡贩鸭、屠牛卖酒亦可见“殷人善贾”之一斑。

周代的城中之市，已有定制：“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②把市与统治者的宫廷、祖庙、社庙（祭祀土地神之所）连在一起，可见其时何地重视市。然而，在这经途九轨、道路纵横的城中，宫殿、祖庙、社庙、市、住宅区却都是一个个封闭性的群落，宫殿、祖庙、社庙且不说，连住宅区也被划分为整齐方正的“里”、“坊”，每一里和坊都以垣墙相隔，只可由里门进出。市

① 《尚书·酒诰》

② 《考工记》

也是由高墙相围而成，在市里，只准有“市籍”的人设肆经营，并设有质人、工正、贾正进行管理。可见，早期城中之市，实际上只是城内呈井字形市场的特定区域。

所以，当“市井”一词出现于《国语·齐语》“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之句时，指的就是这种含义。而后世学者妄相穿凿，说什么“古者二十亩为井，因井为市，故云也”^①，“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卖，因成市，故曰市井”^②，把市与水井联系起来。实际上市井完全与水井无关，不但如此，甚至它在春秋战国出现时，既指贸易之地又泛指城市中的平民住宅区，如《孟子》“在国曰市井之臣”与《史记》“政乃市井之人”。这一含义上的变化为“市井”后来泛指城市平民开辟了道路。

春秋战国时期，是有市之城大量形成的时期。据《左传》记载，西周时期对各级城市的规模都有严格规制，如天子之都方九里，诸侯国之都方九百丈，国以下之城则更小，大的只能有“国”的1/3，小的只能是诸侯之都的1/9，即便如此，诸侯国内的城并不多。但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坏乐崩，新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仅《左传》记载，在春秋242年间筑城之举即达50多次。战国时则更多，如公元前289年，秦国魏冉率军攻魏国的河内地区，占领大小城邑61座。再如公元前284年，燕国乐毅破齐攻占的城邑即达70余座，而齐仍然有许多城邑。

据《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县级行政区1346个之中，

① 《初学记》卷24

② 《正义》

大半形起于战国，这样多的城市，几乎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不仅如此，还形成了一批规模宏大的城市，如邯郸、宛、大梁、临淄等，其中临淄单“下户”即有7万户，若按苏秦所谓每户征调3个成年男性即可组建一支21万人的军队一事推算，再加上常驻军队，人口总数将达50万，远远超过欧洲同时期最大城市雅典。其稷下学宫光学者就有几千名，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

(2) 汉唐之市

汉唐时期的市井之制一直承袭先秦而又有所发展。西汉都城长安，共有九市，三市在东六市在西，分散在居民区的160个呈方形的闾里之间，市的规模非常宏大，据班固的《西都赋》描述：“街衢通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今，人不得顾，车不得旋，填城溢郭，傍流百廛。”张衡《西京赋》也说：“尔乃廓开九市，通阡带阡，旗亭五重，俯察日隧。”所谓“旗亭”，乃指市楼，是市场管理机构市署所在，可以监察全市。从这些引述中可以看出汉代长安市井的繁荣以及先秦市井格局的延续，这一点可以在四川新繁和成都西郊土桥各出土的一块同样模制的市井画像砖得到佐证：市井平面呈方形，周围有墙环绕，三面设门，每门有三道。左边门和北边门分别隶书题记“东市门”、“北市门”，右边门未见题名。市内有四条大道（即隧），呈十字交叉，四条大道上各有数组人物活动。在十字交叉口的正中有重檐市楼一座，楼上悬一鼓，楼下正中开门。市道两旁是列肆，共四个贸易区，每区的列肆有三至四列，每列均为长廊式建筑。在西北、西南及东南三角有纵横交错的市宅，其中间另立店房。在北面靠市垣的两区店房内可以看到堆积的货物和商人、顾客的活动。学

者们普遍认为这两块画像砖反映了当时都市市井的风貌。

我们再来看汉时长安的格局，城呈方形，“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九百七十二顷，八子，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①，共160个巷里仿井字形分布。此一布局形制上与上面所言市井格局相比，除大小之别外，几乎没什么不同。换句话说，其时市井之制其实就是城市形制的缩影，故史书上称“筑城郭以居之，制卢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②。市井与城市的这种惊人相似，为“市井”一词意义的扩大（即市与城的同一）创造了条件。汉时由中央直辖的长安、洛阳等五大市，“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③。汉晋以后，以京畿称都城即出于此。于是对市井的称呼可以代指城市，如《后汉书·刘宠传》说“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可见“市井”一词在泛化为等同于城市的道路上前进了可喜的一步。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当时手工业发展的状况来印证，汉代建朝以来，手工业分工越来越细，工艺水平也越来越高，“一杯卷用一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④，手工业的发展扩大了手工业者的队伍，大型作坊的出现及行业作坊的有意识的类聚，则在另一方面加重了稳定的手工业区域的分量，这样，以手工业区域代称城市的状况随之出现。以成都为例，汉时以织锦闻名，织锦工匠所居住的城西南角被时人称为“锦

① 《三辅黄图》卷1

② 《汉书·食货志》

③ 《汉书·食货志》

④ 《盐铁论·散不足篇》